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五层楼下

李公明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
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层楼下/李公明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10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

ISBN 7-218-05094-8

I .五… II .李… III.①文化—研究—广州市

②风俗习惯—研究—广州市 IV.①G127.651②K892.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7466 号

责任编辑	沈展云
封面设计	邦 邦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厂址：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4.375
插 页	1
字 数	40 千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00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094-8/G·1309
定 价	1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叶选平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
吴南生 张 磊 张汉青 陈绍基
欧 初 钟阳胜 梁灵光 蔡东士
颜泽贤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朱小丹 岑 桑 (执行)

副主编：

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
王桂科 陈海烈 (执行)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方健宏 庄 昭 吕克坚
刘斯翰 朱小丹 朱仲南 李夏铭
岑 桑 辛朝毅 张健人 陈泽泓
陈俊年 陈海烈 金炳亮 倪俊明
黄尚立

出版说明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灿烂多彩、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虽已有《岭南文库》作为成果的载体，但《岭南文库》定位在学术层面，不负有普及职能，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出版《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的初衷盖出于此。因此，《岭南文化知识书系》可视为《岭南文库》的补充和延伸。

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选题广泛，覆盖面广，力求文字精炼，图文并茂，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编辑，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

2004年8月

目 录

一、“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1
二、人种的遥想	6
三、猎首族的星空	11
四、越王古台	15
五、与佛有缘	25
六、叠翠摇金的唐人花钗	31
七、南汉的灵石与流花	37
八、万瓦烟生碧玉城	44
九、五层楼下	50
十、残阳如血	59
十一、“战士指看南粤”	69

十二、爱吃皮的广州人	75
十三、听听那木屐之音	78
十四、街市歌谣	82
十五、流行语的兴衰	85
十六、广州纸鸢	89
十七、少年车手	94
十八、不再是鸡同鸭讲	97
十九、食在广州	103
二十、广州夜激情	122
二十一、广州人得大自在	128

一、“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广州越秀山镇海楼上有一副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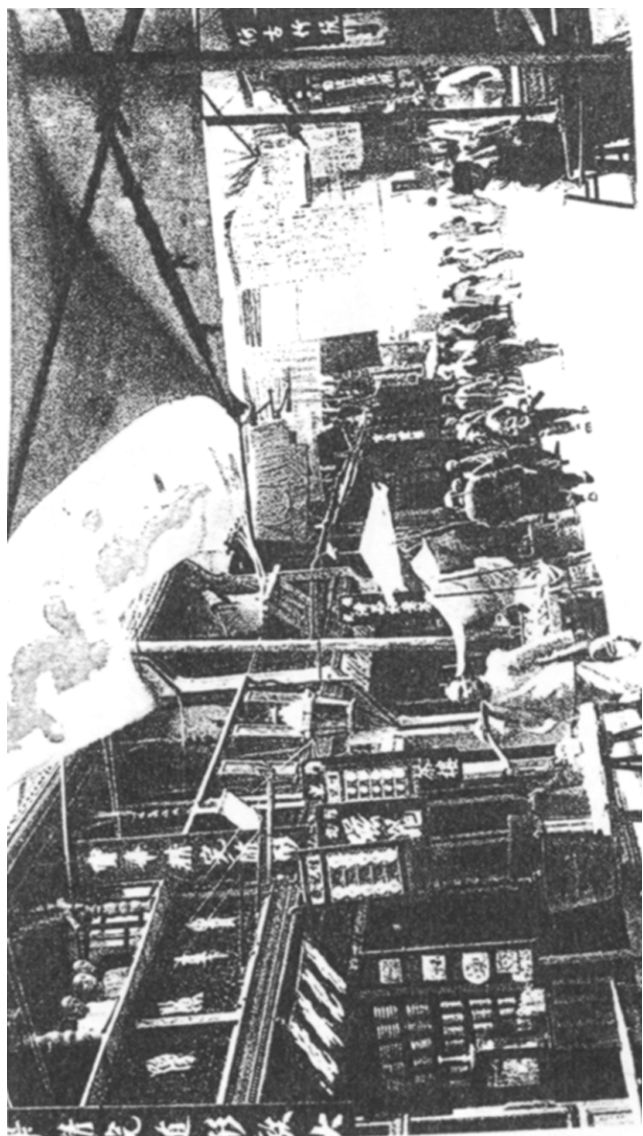
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
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
泪洒英雄！

此联雄浑苍茫，令人荡气回肠。今天的广州人，还有谁会有这种俯仰古今的感慨呢？

清末丘逢甲兵败台湾，来到广州，登楼远望，感时伤世，作《镇海楼》诗两首，其中有云：“苍茫自洒英雄泪，不为凭栏忆故侯。”不为故侯，又为何人？登临此际，环顾熙熙，不禁慨叹如今的广州人只识倚栏看生猛海鲜，泪洒一介书生如我！

多年前看金庸的《袁崇焕评传》，读到 he 写袁的广东人性格，那种率直豪迈、刚强侠烈、像一团火一样的性格，深获我心。金



1850年广州的街景

庸说，袁崇焕一心报国，管他什么上司、职权，说一声“×那（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意为怎样就怎样）”就带领宁远守军杀向努尔哈赤的清兵。金庸接着说，淞沪抗战时，十九路军的广东兵赢得江南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那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过去广东人的那种粗野而忠烈的性格，令我眼热。

今天这句广东“三字经”也有喊的时候，比如在足球场上，万人一声地“丢”对方球员，“丢”裁判，甚至“丢”自己的队伍。但赛事一完，拍拍屁股就走，啥事没有。只剩下一点粗俗的和功利的处世哲学。呜呼，问粤人豪情何物，谁人曾与评说？

对一国、一民族的性格的研究，是很困



从河南（珠江南岸）远看的广州城。城市被城墙围着，以把外国商馆与周围地区隔开。（油画，约1840年）

难、也很危险的。E.H.埃里克森说：“常听人说，不论你心目中的美国性格是何模样，我们总可以给他找出正好相反的性格对立面。”（《童年与社会》）这也正是我对国民性格研究的担忧。如上面我说，今天广州人只识倚栏看生猛海鲜，一时感慨之语而已，读者诸君又岂可当真！

然而，自从19世纪末美国哈佛学者H.亚当斯最早认识到国民性格属于正当的学术研究对象之列起，西方学术界基本同意，国民性格研究虽然困难，却很重要。“在美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起对国民性格的一种研究潮流，把人类学和心理学方法应用于研究现代新社会。”（M.米德）于是我们读到R.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菊花与刀》等经典性的国民性格研究著作，阅读这些著作以后，我们可以相信，这种研究的动机和成果是应该赢得科学的信任。

继而我们不难明白，研究一国之中的某地方的国民性格，又是何其不容易的事。我从来不敢相信某某地方的人就真的是人们笔下所写的那样，现在我同样不敢肯定广州人就是我笔下的广州人，而只能说，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广州人。在这样自得的心绪下，谈一点我们这代人所经历过的广州人与物的陈年旧事，亦一乐也。



21 世纪初的广州新貌

二、人种的遥想

广州人的面相似乎是太有特征了。北方人谈起广州人的特征好像都满有把握：他们不就是那种尖嘴猴腮、颧骨高高、个头矮小、步履轻捷的样子么？其实，这种把握十有八九是要出错的。比如，笔者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因我长得比较高大，所以外地的朋友都说我不像广州人，其实是不像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广州人。

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人口学家声称“70%的广东人不是汉人”，因而引起轩然大波。不管这是怎样得出来的结论，所反映出来的那种“非我族类”的心态倒是很明显的。不过，从古人类学的研究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全错。

1958年6月，广东韶关马坝的农民在挖掘一个石灰岩洞穴的堆积物作肥料时，发现了一个古人类的残破头盖骨和许多动物化石。这头骨被称为“马坝人”。据考证，他

是一个中年男性，生活在距今约13万年前。在人类进化系统中，他属于早期智人，而且至今仍是华南地区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

马坝人是岭南土著的先祖。但马坝人是什么人呢？

1975年美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威廉·豪厄尔斯来中国访问时观察了马坝人化石。他回去以后在论文里写道，马坝人在形态上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也许更为相似；他说如果这头骨在1950年发现于欧洲，会被称作典型的尼安德特人。

中国古人类学家则强调马坝人“有比较重要的特征可以将其与尼人分开而归入中国古人类的进化系列”。但同时也含蓄地表示，马坝人也有个别特征“使人联想到与欧洲古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的可能性”；另外，与菲律宾群岛的古人类化石比较的结果也“暗示中国与东南亚海岛中的古人类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

看来，马坝人还真有点“非我族类”的味道。或许还可以说，他们最基本的因子是交流和开放，没有什么闭锁的心态。倒是那些视岭南土著为“蛮夷”的中原人显得有点闭锁，有点自大，就像他们几千年一直以“中央天朝”的心态面对世界一样。

马坝人的后裔有可能是一直传承下来

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又陆续在马坝狮子岩的其他洞穴里发现了后来的人类化石，古人类学家认为这可能表明了马坝地区古人类活动的持续性。这说明，马坝人确是岭南广州人的先祖。

美国考古学家索尔海姆撰有《史前时期中国南部主人是谁?》一文，强调了南中国史前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自洽性，是合理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在研究分布于南洋和太平洋区域的南岛语族的起源时，也有意识地探索着它与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联系，令我们思考南中国人种的基因和文化的辐射力的问题。更有甚者，我国学者有人大胆地以马坝人的种族特征论证中国人种起源于南方。

抛开这些显得有点学究气的古人类学的论述，我们对于广州人的土著远祖不妨怀有一种遥想：他们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体质特征，肌肉比较发达，生活在一个气候温润、森林茂盛、动植物繁多的适宜环境中。他们懂得制造工具，而且有比较高超的制作技术和美感。他们围猎野兽，相互关心，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会围坐在篝火边分享劳动的成果。

一位思想家曾经说过，“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广州人的故事就从这里

开始了。可能有些广州人会有一种模糊的想法，以为自己的祖先应该是从北方迁移来的。

事实上，古代越人在新石器时代以后与中原的确有人种的交流和迁移，因而会产生民族的融合。但那种绝对纯粹的人种迁移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梁启超先生对于民族人种问题的看法是：“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后世所谓诸夏是也。”应该说很有道理的。

有些书上说今天的绝大多数广州人耻于承认自己是岭南土著的后代，然后进一步引申出广州人受中国正统思想的影响，喜以中原血统为正宗，这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说



上图：清末广州的读书人。下图：民国初年的广州青年学生。这些岭南人，都有比较明显的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体质特征。



马坝人头骨化石和复原像

法。对广州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没有人会考虑这么远的人种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广州人对人往往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认知态度，看人是英雄莫问出处，哪管你是何方人种。古人尚且会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广州人就更不会以“种”取人，他们从来没有崇拜过“血统论”。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诗人毛泽东诙谐、轻松地描绘出一幅欢愉的人类童年景象。遥想马坝当年，那几个石头却是被磨了很漫长的岁月，南中国人才又跨过了一道门槛，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社会的曙光。

三、猎首族的星空

暮色降临了。林边小道上有一个人行色匆匆，他似乎也感觉到林间阴影中有不祥之鸟在栖伏着，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就在这时，从路边的草丛中跃起两条人影。人影手起刀落，行人的头颅已滚进了一个预先准备好的藤编袋子。两条人影箭一般地射进林子，隐没在浓浓的夜色之中。

山寨燃起了松明，到处一片欢腾。在无数双闪耀着喜悦的目光的注视下，行者的头颅被挂在树枝上，不屈地仰首问天，问那片猎首者的星空，一边不情愿地接受着那两个汉子的拜祭和在他们身后的一大群腾舞雀跃的人们的歌颂。

——这不是武侠小说中的一段，而是由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揭示出来的真实的一幕，一幅残忍然而真实的图画。这是一种被称为“猎首”（Headhunting）的风俗，在古代南岛语族地区十分流行，在我国某些地区